

吉祥的高原

亚玛活佛的故事

明晰◎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吉祥的高原

——亚玛活佛的故事

明 晰◎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祥的高原：亚玛活佛的故事 / 明晰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12-4529-1

I.①吉… II.①明… III.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6376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吴 捷
刘 喆
张 琨

书 名

吉祥的高原——亚玛活佛的故事

Jixiang de Gaoyuan — Yama Huofo de Gushi

作 者

明 晰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19½印张

字 数

345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29-1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亚青柯	4
1. 垭口	4
2. 如歌的荒原	7
3. 尊者的足迹	13
4. 轮回	19
5. 穿越阿色沟	25
6. 亚青柯	36
第二章 格木之光	51
1. 古老的经幡	51
2. 活佛的少年	59
3. 千佛殿	61
4. 缘分的交错	72
5. 走出大山	79
6. 格木之光	88
第三章 迷茫雪山	93
1. 遥远的牧场	93

2. 察青松多	98
3. 迷茫雪山	119
 第四章 达玛花开	142
1. 达玛花	142
2. 寂寞的村庄	149
3. 小鹿之死	154
4. 荒山之晨	161
 第五章 日松贡布	172
1. 冬天的渴望	172
2. 香巴拉	182
3. 日松贡布	189
4. 多吉帕姆	196
5. 格萨尔的宝藏	204
6. 青稞的芳香	211
7. 铜色吉祥山	215
 第六章 冷谷之梦	221
1. 十三女神	221
2. 毛垭坝	229
3. 理塘汉子	235
4. 岗波扎	244
5. 冷谷之梦	250
6. 雪山下的歌声	262
 第七章 朝圣之路	267
1. 城里的时光	267
2. 朝圣之路	276

第八章 情牵玉树	285
1. 情牵玉树	286
2. 不息的生命	290
3. 飞翔的灵魂	298
结束语	302

引 言

如果不是因为那条连接理塘和稻城的现代化公路和电线杆，400多年前的稻城海子山看上去和现在应该是一样的。这400多年对于已经演变了千万年的海子山古冰帽遗址来说，只能算是一瞬间。在漫长的岁月里，荒凉和苍茫、原始和纯真始终伴随着这寒冷的地方。同时，也给任何在这里休养生息的族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400多年前的这一天，两个古老的藏族游牧部落，加须部落和格木部落的牧民们，在首领的带领下赶着牦牛群来到了兔儿山后的措然珠。这两个原来隶属于格萨尔岭国的小部落，经过十几年的漂泊和征战，终于在这里汇合了。当时，他们准备继续在海子山的周围去寻找据说是丢失了的格萨尔的宝藏。有人说，那宝藏藏在格聂神山与邓波相连的深谷和山洞里，也有人说那宝藏就在海子山上那几千个海子中的一个的水底，更有人说这宝藏已经被放进了雪山的深处。总之，凭着对格萨尔的怀念和对这些宝藏的憧憬，两个部落的牧民们历尽千辛万苦，也要找回这属于岭国的珍宝。

几天来翻越沙鲁里山的疲劳使人们精疲力竭，当他们见到了这个清澈的大海子的时候，族人们欣喜万分。于是他们停了下来，把牦牛群赶到低一点的草坡上去吃草，然后走到湖边去朝拜圣湖。措然珠的藏语意思是大成湖，是古冰帽东北部最大的一个海子。偌大的海子背靠兔儿山那荒漠的群峰，面对着一座洁白的雪山，这座雪山叫果奎喀。湖的两边是巨大的乱石滩，在南面有个温泉形成的海子，叫擦曲措。这个海子的水一年四季都是温暖的。大片的白云擦着湖面掠过去，在天地之间只留下一些小小的缝隙，光影在这些缝隙里瞬息变化，使这地方在任何时候看上去都像是一个远古的战场，或是一片未来的荒原。

人们燃起松枝，白烟和云彩在天空相遇，倒映在湖底则如同是揭开了一块巨大的水幕。这时，只见湖中心升起了一个莲花宝座，上面端坐着头戴盔甲，身披战袍的格萨尔王，他的身旁坐着身穿长裙头戴镶满绿松石的发辮的珠牡，珠牡如同传说中一样美丽，他俩面露微笑，仔细打量着湖边的每一个人，就如同遇见了乡亲一样。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他们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岭国的家乡，见到了自己的国王格萨尔和他的爱妃珠牡。

就在这时，一片红色的祥云飞来托起莲花宝座。在天上，这个宝座越升越高，在湖里，这个宝座越沉越深，直到最后化作了一个点，消失在湖心。人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大成湖显灵，让他们见到了早已去往天国的格萨尔和他的爱妃珠牡。于是，两个部落的首领当即决定，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并把这个吉祥的地方称为格木。

格木的藏语意思就是格萨尔的后裔。“文革”时期这里所有的村庄都被改了名字，格木一队和格木二队是加须部落，格木三队则是格木部落，“文革”以后成立了格木乡。三四百年以后的1970年，亚玛活佛*来到格木。亚玛活佛一家有八位活佛。

云南的碧壤大峡谷是过去连接云南和四川的茶马古道。一道深峡将大山劈开，一条清澈的大河从峡谷横穿而过，那地形实在像是稻城的邓波。夜晚，皎洁的明月升上峡谷，将河水的波浪照射成一种深蓝的颜色，这种蓝色再反射到山崖上，于是映在水里的月亮也好像变成了蓝色，这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蓝月谷。

我和亚玛活佛的相遇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记得那是11年前的一个夏天。在云南的香格里拉，我去了蓝月谷。深深的峡谷里面有一大片天露了出来，马帮路过的马蹄声和铃声不时在山涧里回荡。那是一个神秘而洁净的地方，那天的相遇还有一种诗一般的美丽和情怀。那些伸出悬崖外的树木上长出了特别翠绿的叶子，可惜从来没有人能够走近它们，它们总是做翘首以待的姿势，迎接着任何从这里路过的人们，直到有一天寒冷的秋风将它们扫下峡谷。

我在这里遇见了亚玛活佛。记得那一天，他带着几个弟子从四川方向往云南过来，我从云南方向往四川去。也许，在一般的情况下，当我们擦身而过之后，就永远不会再见面。但是，我们在峡谷里擦身而过时多了一些缘分，那是一种不

* 格木寺和波朗岭寺活佛。他是由寺庙高僧推荐，政府有关部门认证并颁发活佛证书的活佛。——作者注

知是从何而来的缘分。现在想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亚玛活佛的热情性格，以及他身上生来具有的那种强烈感染力和吸引力。在蓝月谷那种神秘和洁净的背景下，他更像是一种我心目中精神力量的代表，他把直觉和亲和传给了我。

峡谷里一片寂静，巨大的深山与森林将峡谷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时候，悬崖上的栈道已经消失在慢慢升起的迷雾里，只有峡谷深处波涛的流水，才能把人带出这个迷宫一样的地方。突然，在一阵法号的音乐声中，一道霞光越过了山顶，峡谷里的迷雾就好像是见到了什么来人似的向上飘飞，让出了那开阔的峡谷空间。我自然地退到了路边，等待着一队人马通过。过来的人就是年轻的亚玛活佛。

那时候，他刚刚坐床不久，他在几个喇嘛的陪同下，经乡城去云南的中甸朝拜松赞林寺。在这里，我和他不期而遇。我对在这偏僻而神秘的地方见到这样一个神奇的人物感到莫名的新奇，就像在一个传奇的故事里见到了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主人公一样。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和敬意。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各自的人生道路开始交叉，分散，又交叉，又分散。

当时，他停下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从香港来，他惊奇地说：“啊，这么远的地方来的啊，辛苦了！”就这一句话，把所有陌生人相见时的隔阂全部赶走。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活佛，也不了解活佛的含义。当时，我和他交换了名片，他邀请我一定要去他的格木寺参观。然后，我们就分别了。从那一刻起，在那洁白美丽的地方，我的思想和脚步似乎总是自然地在跟随着这位来自理塘的活佛。11年过去了，我去了很多他曾经去过的地方，似乎在寻找一个理想的自然王国和一个精神的高地。而他的故事，更是像一个传奇，带着我走遍了那吉祥的高原。

第一章

亚青柯

1. 垭口

卓达拉山位于白玉、甘孜和新龙三个县都不管的地区，这里是从甘孜县通向白玉县的唯一垭口，山高路窄，人烟稀少。过往的车辆，一般都不敢掉队，一是怕认不得路，二是怕一旦掉队在路上容易被人打劫。据说卓达拉山是亚青寺的大门，这大门叫做冰雪之关。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山口上雪花飞舞，冰峰插天，显示出这圣洁之地的威严。

从康定出发去白玉，有四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走康北的道孚、炉霍、甘孜，在甘孜越过雅砻江翻山进入白玉县。第二条是在巴塘的措拉向北越过原始森林和峡谷到白玉最南面的沙马乡，再经盖玉到县城。第三条路是先到新龙，再从新龙的阿色沟翻过沙鲁里山进入白玉的昌台高原。第四条就绕得更远了，那就是先翻雀儿山，过新路海到德格，再从德格出金沙江顺江边的峡谷栈道进白玉。这四条路中没有哪一条是好走的。在雨季的6月，只有第一条和第四条路还能凑合，这要假定白玉境内的偶曲河边的几个泥石流塌方处基本稳定，和金沙江栈道没有出现新的垮方。而在冬天，从康定出来，无论走哪一条路，能不能到达白玉靠的是运气。

2000年，年轻的亚玛活佛坐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自己的父母远道去白玉的亚青寺拜见他的上师阿秋喇嘛，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

从甘孜县城出来顺着雅砻江往西走几公里，过一座桥向南就转进了到白玉去的卓达拉沟。这条沟又深又窄，两边全是那已经开始风化的滑石山，其山峰狰狞

险峻，有的直刺苍天，有的斜视路面。在快要到达垭口时，卓达拉山那高5100米的主峰俨然出现在路的左边。它在冰雪里傲然挺立，俨然像一座大佛，把守着这通往亚青寺的要道。

公路在它的眼皮子下左缠右绕。在飞雪的冬天里，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大雪好像是被那威严的主峰撒下来一样，满山遍野里寒风呼啸。在冬天里来往卓达拉山的人开车到了这里难免胆战心惊，因为稍不留神遇到暗冰，这车就会滑下万丈深渊。

亚玛活佛开着车的双手冷得发抖，此时他的吉普车正在积雪很深的公路上艰难地向着卓达拉山攀爬。山路上的积雪被吉普车的轮子碾得飞起来，甩向路的两边，不一会，车就来到了卓达拉山垭口。

这座雄伟的雪山，是守护新龙、白玉和甘孜交界处一大片高原的门户。下雪的天气里，风云呼号着顺着甘孜这一边的峡谷卷过来，抬起厚厚的鹅毛大雪，密集而厚实的大雪被卓达拉山那宽大的山体挡住，在雪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飞雪在旋转的旋涡中不断上升，越过垭口，而前方则是一片毫无遮挡的深谷和高原。在这里，巨大的雪流迅速飞开来，坠落下去，似乎是要在一瞬间将眼前这个深深的峡谷填满一样。

在白玉方向远处的亚青寺被大雪挡在了白色的雪原之外，从这里到亚青寺还有70多公里。这一段路是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荒原，名字叫白玉海子山。这里是昌台高原的夏季牧场，在冬天里则是一片覆盖在冰雪之下的无人区，天空总是布满乌云，有一种令人感觉苍凉的昏暗。

亚玛活佛的车行进在一尺多深的雪中，车轮开始打滑，车在狭窄的山路边缘上随时有滑下深谷的危险。但是，这时他的父母仍然安稳地坐在车里，似乎没有一丝担心，他们一心想去拜见阿秋上师这位大喇嘛。

亚玛活佛这时加快了雨刷的速度，但雨刷的最高一挡也无法及时地将落在车子前窗上的雪花刷开。于是，他只好将窗子打开，从窗子里伸出头看着前面路的边缘，稳健地打着方向盘，不断快速地切换着档位。寒风卷了进来，车子吼叫着在大雪纷飞的山崖边上向着白玉的方向缓缓爬行。

这时，车轮彻底陷进了深雪，漫天飘舞的雪花完全挡住了视线。亚玛活佛望了望前面亚青寺的方向，然后看了看父亲，他父亲的眼神里有一种从容和镇定，似乎在说：“回到甘孜吧，今天到不了亚青寺了！”

于是，亚玛活佛只好把车开回了甘孜。他们一家在甘孜住下，等了三天雪停

了，他们又开车前往亚青寺。这一次总算勉强把车开过了卓达拉山垭口，来到了亚青寺。

亚玛活佛已经有好久没有来亚青寺了，只见阿秋上师住的小院子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这些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来到亚青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拜见亚青寺的阿秋上师。他们有的手捧哈达，有的手上拿着自己家人的照片和亲人的对象什么的，只要能让阿秋上师看一眼，或者是摸一摸，那么他们就认为是得到了他的加持，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得到这位上师的保佑。听说有的人为了能够早点见到上师，还想花钱托人开后门，而更多的老实人则是恭恭敬敬地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缩着脖子排队在那里等着。

阿秋上师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每天只能见少数的人。许多人往往排了一天的队还是不能见到这位上师，有的人甚至在亚青寺住上一两个星期，就是为了见见这位康藏佛教史上的传奇人物。

阿秋上师听说亚玛活佛来了，十分激动，破例把他直接叫进去。一见面，他就把亚玛活佛的头抱在怀里，他流着眼泪说：

“我的宝贝啊，我天天都想你，你有没有想我呢？你怎么不来看我呢？”

亚玛活佛与阿秋上师相对而泣。亚玛活佛见到上师这样想念他，他感到惭愧。从此，他们师徒就约定每年至少会面一次。

在西藏、康藏、青藏、滇藏，具有上千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庙多不胜数，人们不远万里到这些地方朝圣转山的事不足为奇。但是像白玉的亚青寺这样的不到20年历史的寺庙居然一下聚集了上万的喇嘛和觉姆，这在康区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而在这上万人的寺庙里，亚玛活佛脱颖而出，得到阿秋喇嘛的特别加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亚青寺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这是一个吉祥的地方，这里终日祥云飞舞，阳光闪耀。时光在这个地方似乎总是在徘徊，甚至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这地方存在于极端的美丽和荒凉的交织之中。人们到了这里，找一片蓝天，找一块雪原，找一条小溪，找一束小花，所看到和所感到的都是与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这种感觉如此的强烈，因此人们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回到前世的错觉。在我心中，藏传佛教里前世、今生、来世的概念始终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而正是在这种模糊的印象里，人们的信仰却开始变得坚定起来。

于是，人们开始追逐一个固定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有多么遥远，多么难以被外人接受。无论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多少磨难，他们都不再彷徨犹豫。因为如

果一切都是前世的因缘所决定的话，那么今生的痛苦则是无法避免的，因而此生的一切遭遇也就无悔于世了。而如果今生所做的一切都可以为来世留下造化，那么眼前的磨难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种历程。如果到了对这三者都没有办法分清的时候，也许自己离达到某种功德的圆满已经不远了。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模糊中，生命的意义却突然变得十分清晰，死亡的后续也开始变得渐渐明了。抛开了生死，人的精神就会突然轻松起来。物质的存在和富有立刻变得微不足道。人们把寻求精神的本尊上师看得比生命中的一切都更为重要。

据我所知，活佛的转世是由许多因缘引起的。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高深大德的上师的预见、感应或直觉。尽管活佛转世制度有许多变数和繁杂的认证程序，但是只要有了上师的这种心灵上的照应，其他的一切繁琐问题都会自然地迎刃而解。

亚玛活佛与阿秋喇嘛的缘分，也与亚玛活佛的认证有着密切的关系。要追溯这关系，就不得不从阿秋上师的传奇开始说起。而阿秋上师的传奇，又不得不从亚青柯这个地方说起。这个地方的由来像一首古老的歌，它以清新淡雅的旋律，追忆着遥远的过去。

2. 如歌的荒原

表面上十分平淡和寂静的荒原，却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但这地方的洁净与神奇，却并不受这些事件的污染。相反，它以更加祥和的方式继续演变，造就出一片真正的净土，使亚青寺在这里脱颖而出，这片净土叫做亚青柯。

这地方成就亚玛活佛的学业，是他佛教修行有成的圣洁之地。如果说，亚玛活佛的故事，像一首吉祥高原的颂歌的话，那么这天籁之声一定发自亚青寺四周那一片片圣洁的荒原。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如歌的荒原，滤走了各种惊心动魄的野性，经历了各种严酷的考验，剩下一片平衡的生态为一个未来的精神的家园打下了基础。当年，年轻的亚玛活佛在这里脱颖而出。如今，他在这里成了令人瞩目的新星。

亚青柯是个藏语名称，意思是大草坝子边的山洼洼。在这个距康定500多公里白玉县东南部的昌台大坝子上，现在因为住了近万名喇嘛和觉姆，亚青寺不断向着雪山和大草坝靠拢。于是，亚青柯这个名字被亚青寺所代替了。

昌台的藏名叫阿察，翻译成汉语时，察读成了“昌”。而在清朝时期，在阿察这个地方设有一个粮台，所以后来就被人叫成了昌台，这里是进入白玉的东大门。

昌台高原的夜晚，麻贡嘎冰川方向的冷空气与金沙江方向来的热潮在亚青柯这个大坝子上相遇，下起了大雨。河的南面住着六七千名觉姆的亚青寺觉姆区里，灯光在雨雾蒙蒙的夜空里渐渐地熄灭了，而河北岸住着近两千人的喇嘛区也是黑糊糊的一片。初夏的雨夜寒气逼人，蓝黑色的风云卷过山坳，大雨汇入了昌曲河，使河水加快了流动。昌曲河是麻贡嘎雪山发育的金沙江中部的四条一级支流之一，全长近200公里。

凌晨，亚青柯西南面的察青松多大山的密林沉浸在白色的雾气和缥缈的云层之中。一只高大的白唇鹿闪出垭口，警惕地望着下山的小路，它的眼睛是高原上所有的生灵里最富有灵气的。但此刻，这眼睛里充满了神秘和小翼翼，它那固定不动的眼珠和竖立的耳朵正在对周围一切潜在的危险进行快速的扫描和处理。

四周仍然是静悄悄的。于是，它回过头走了几步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然后再走回来。这时，它用前蹄在雪地上刨了几下。突然，一大群白唇鹿从垭口后面的山坡上闪了出来。它们在雪光的反射下的剪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它们站在那里，了无声息。它们全都望着为首的那只白唇鹿，似乎在等待着它的命令，那是一种以灵性和感应转达和接受的命令。

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刻。一会儿，为首的那只白唇鹿开始向山下行走，这100多只白唇鹿紧跟着它，突然一起涌向垭口下方的狭窄山路。它们互相紧跟，配合默契。其中幼小的白唇鹿在欢乐地跳跃前行。四周仍然没有声息，高山上只听得见它们急促的蹄声。

它们跟随着为首的这只白唇鹿来到山腰的一个隐秘的海子边。这个海子叫肯降措。白唇鹿一见到海子，一下子跑散开来，一时之间只见鹿角和白唇在其间飞舞，它们兴奋异常地跑到了海子的边上，围成了一圈，用蹄子凿开海子面上的薄冰，尽情地喝着冒着白色雾气海子的水。

一只雪豹，潜伏在山峰前的一个坑洼里，它的皮色被大雪所掩盖。只有当它悄悄站起身时才看见它灰白色布满黑斑的身躯，它的黑亮的大眼开始闪亮，那眼睛窥视着海子边上发生的一切。它四蹄伏地，半身前探，摆出一种即将冲锋向前的姿势。

雪豹张开大嘴，露出利牙，吐出一口口热气。这热气在雪地的光影里只闪动

了一下就被寒气所吞没。这时，另外几只雪豹也悄悄地从雪地上站立起来，原来，这里有潜伏的雪豹，它们要用一种猛烈的野性来对待一群柔弱和温情的生灵。它们耐心地等待着它们进入埋伏。在这荒山雪岭，一场原始的搏斗即将展开。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的松树林里，偶尔刮过一阵寒风，几片积压过重的雪团落下来，被地上厚厚的积雪所接纳，不发出任何声响。

突然，为首的那只雪豹身子向上一蹿，飞开四蹄，向着白唇鹿群猛冲而去。其他的几只雪豹随即紧跟，从不同的方向，像几支利箭，同时射向正在海子边上喝水的白唇鹿群，一场浩劫似乎在所难免。

雪豹的猛然出击，显然发出了巨大的响声。一瞬间，白唇鹿群掉转头，一下在茂密的林子四散飞跑开来。它们朝着密林深处狂奔，撞开松树上的积雪，掀开一层雪雾，于是一阵大的骚动在林间向四面八方传播。顷刻间，海子边上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王国，一只白唇鹿的影子也没有了。有几只雪豹冲到海子边，它们刹不住脚，一下子顺着冰溜到了海子的中央才停住。等它们停了下来，在冰雪上站起身时，白唇鹿群早已消失在山冈的那一边。雪豹无可奈何，懒懒地站起来，离开海子，消失在密林里。

但是，在这场混乱中，有一只雪豹同一只高大的公鹿狭路相逢。雪豹聚集力量向着这头高大的白唇鹿发起了攻击，但是这头白唇鹿猛地回头，站稳四蹄，以鹿角对准迎面而来的雪豹。雪豹躲闪不及，以极大的惯性撞向了鹿角，咔嚓一声，鹿角断了，有一根扎进了雪豹的前蹄上方，鲜血顿时染红了洁白的雪地。断了角的白唇鹿站起来，快速地朝着林子的深处继续狂奔，而受了伤的雪豹则爬起来，带着伤仓促地去找寻自己的伙伴。

这场战斗，两败俱伤，没有胜者。一片宁静的天地，经受了一场虚惊。雪豹和白唇鹿，这两种珍稀动物，在亚青柯西南面的察青松多大山里对峙了千百年，双方都不能给对方造成致命的伤害。于是，虽然它们经常打打斗斗，但还是在这块神秘的山野里共存。各类珍稀动物，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生存的平衡点。于是，这块极少受外人干扰的洁净之地，慢慢聚集了许多自然的灵气。

在荒凉的高原上，这原始的灵气受到凶险的山路和险恶的气候的隔绝。在这种地方好事顺其自然，坏事自我相克。有一些怀有歹心想到这里来猎杀珍稀动物的人，还没到半路，不是遇到了路塌雪崩，就是碰上了夹坝（康区藏语“打劫”）。有些人就算是费尽心机躲过各种劫难进山来，而这些神灵般的动物则绝不露面，让他们枉费心机。因为在这种人的缘分里，绝不存在与神灵相会的任何

机遇。

离亚青柯更远一点，从白玉沿金沙江往巴塘方向去，有一个地方叫山岩。这里是真正的秘境。很多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十分诡秘、神奇的事情。

山岩和三岩，这片地区被认为是金沙江沿岸遗留下的父系社会的地方。只不过三岩指的是金沙江西岸贡觉县内的上三岩，中三岩（雄松）和下三岩（子打）。而山岩指的是白玉境内的色巴（又叫八学）和巴塘西北部的甲英地区和七村沟。据我所知，历史上三岩和山岩同为父系社会的中心。这里的人喜欢打冤家，有仇必报，动不动斩尽杀绝。江东面的人杀了人就躲到江西岸去，江西岸的人欠了血债就逃到江东岸来。而出外抢劫，三岩人一般都是经过山岩再到巴塘或德格。

过去朝廷进剿三岩，也要途经山岩，多路夹击。所以过去，朝廷所指的岩匪，一个以山岩的色巴为中心，一个以三岩的雄松为中心，另一个是巴塘的七村沟。而七村沟的元老会又是整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因为这里通向白玉的沙马和巴塘最北端的崩溪（现巴塘县茶洛乡磨西林场）。而且这里一共有七个村，所以又称为崩溪七村沟。

雄松南面的党河溪是金沙江的一条重要支流，它位于金沙江西岸，江对面就是巴塘与白玉交界的地方，在巴塘的甲英之上，白玉的巴坝之下。这里到处是与世隔绝的大山深谷、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湍急的河流。这里虽然是三岩的中心，但却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清朝末年，相传这里的深山里有一个令人又怕又敬的怪兽，对它敬畏的人将它称为大鹏，害怕它的人叫它飞龙。这个体型巨大的怪兽，每逢深夜从深山飞出来，到附近的村子里扑食小孩和牛羊。它发出的怪叫声和它飞来时发出的那种巨大的扑哧声让大家感到恐惧。喇嘛们烧香念佛也没能赶走它。于是寺庙的活佛就去求助于在巴塘驻扎的清朝军队首领刘赞庭，他的军队当时已经装备了火炮和长枪。

当时巴塘有个洋人叫史笛夫，还是个医生兼动物学专家。他听说了怪兽这件事，也要求一起去党河溪看看这个动物，以便帮助刘赞庭研究研究这个怪物究竟属于什么种类。他带上了照相机和显微镜等装备，和20名配备火枪的精壮士兵一起，在刘赞庭的带领下，进驻了位于白玉、巴塘、贡觉交界的地方。

在这里，史笛夫捡到了一些怪物遗留的粪便，里面夹杂着没有消化的动物皮毛。他断定这是一种飞禽，而不是走兽。于是，在一个清冷的夜晚，喇嘛们在山坡上照常放上几十斤牛肉和一头刚被宰杀的盘羊，周围堆放了许多干柴。刘赞庭

则带领着20名士兵埋伏在树林后，20支枪全部对准这个小山坡，等待着怪兽的飞临。

深夜两点左右，一个黑影卷起一阵狂风，不知道它从森林的哪个方向钻了出来。飞翔之中它发出一种像是在喘息的声音。士兵们个个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这个飞禽在上空盘旋半个小时左右，似乎觉得有些异常，但最后还是被散发血腥味道的食物所吸引，它将翅膀收起，徐徐降落在山坡上，落入了陷阱。真是鸟为食亡。

未等这个飞物在山坡上站稳，20个士兵乱枪齐发。一时，这深山老林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声。枪弹的火光从树林里飞出来，划破了夜空，飞物在惊骇中张开30多尺长的双翅立起身来，但是这反而增加了被打击的面积。第二阵枪弹又飞了出来，飞物在大声的吼叫中扑倒在了山坡上。但其在山坡上扑腾翅膀的声音尤其使士兵害怕，他们又来了第三次射击。此时，飞物已经是奄奄一息，只是在地上翻滚，并发出一种呼呼的喘息声。但是，此刻士兵们还是不敢上前。于是他们点燃了怪物周围的干柴。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夜空，烧焦了飞物的翅膀。山下的藏民们听见声音，看见大火，以为士兵们还在与飞物格斗，于是纷纷打起火把，手拿藏刀和火枪上山来助威。等他们上来后，天已微亮，只见那个庞大的飞物倒卧在山坡上，已经死去。他们上前仔细一看，但见此物：

“其身如牛，翅长至三十一尺，有奇头，如箕斗，全身细毛暗灰色，腹部生乳，短爪如刃，两目灼灼，不知几千百年之老物”。清朝末年《武城县志》这样描述道。西藏贡觉县即为武城县。

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听说了此事，下令将此飞物的尸体运往巴塘仔细研究。但命令传到党河溪时，飞物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当时，史笛夫还拍下了照片，但是后来，从未见他在任何地方发表这些照片。因此这个清末民初的一个最轰动的怪物，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后来人们以为，这个神物的被杀，是三岩地区被外来军队反复剿杀的开始，这个神物的灭绝，似乎为三岩地区带来了血腥的厄运。

亚青寺与察青松多、山岩紧密相连。这周围的寺庙里严禁任何杀生打猎的行为，这规矩也影响了周围的藏民。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高原成了珍稀动物的天堂，许多迁徙走了的白唇鹿群也回来了。一下子，亚青柯西面的麻贡嘎雪山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白唇鹿聚居地，据相关资料统计，其数量占目前世界上白唇鹿的三分之二。